



明代朱曰藩與吳門書畫家的交往

■ 高明一

活動於明代嘉靖年間的詩人朱曰藩（1501-1561），因楊慎（1488-1559）讚譽而馳名詩壇。朱曰藩在明代亦是位稱得上名號的書家，書風受到祝允明（1461-1527）、王寵（1494-1533）影響。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朱曰藩詩作、尺牘、題跋等三件作品來看，可見書風多樣。本文除了考證故宮藏朱曰藩書法作品的內容與受贈者外，亦結合臺北私人收藏的文伯仁（1502-1575）為朱曰藩繪製《潯陽十四景圖冊》，從中略見朱氏與吳門書畫家的交往。

生平與書法簡介

朱曰藩之父朱應登（1477-1526）為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官至雲南布政司右參政。朱曰藩，字子價，號射陂，江蘇揚州寶應縣人。朱曰藩取字子價，典故出於《詩經·大雅·板》「價人維藩，大師維垣」，所謂大德之人是國家安全的屏藩。取號射陂，有地名因緣。射陽湖位於寶應縣東郊，射陽在漢代時稱射陂。與朱曰藩相關的史料有桑喬（1501-1565）〈九江府知府射陂朱君行狀〉與羅洪先（1504-1564）〈中順大夫九江府知府射陂朱君墓志銘〉。朱曰藩是嘉靖十一年（1532）舉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次年，授浙江烏程縣令，當時湖州已經有「峴山逸老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故宮藏）《元明書翰第四十四冊·顧應祥書七言詩》詩題〈乙巳春社，會於峴山寺。燕畢紀興一首，呈社中諸老，仍用前韻〉，詩作時間為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是朱曰藩任烏程縣令時期。朱曰藩與社中逸老劉麟（1475-1561）、唐樞（1497-1574）、張寰（1487-1561）、顧應祥（1483-1565）等人，互動頻繁。嘉靖二十八年（1549），朱曰藩改官南京刑部，次年丁母憂歸里。嘉靖三十二年（1553），補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郎中，數月後改戶部。嘉靖三十七年（1558），任禮部郎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擢江西九江知府，三年後，卒於任上。¹

歷史上將朱曰藩視為詩人，然亦是位書家，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提到：「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絕喜祝希哲，而以己意出之，婉秀瀟灑，絕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疏。」²孫鑛（1543-1613）《書畫跋跋》亦提到：「書極服膺枝山，乃行筆卻絕類雅宜。率以緩懈取態。」³總體而言，朱曰藩推崇祝允明，而自己的書法有二種風格，

一種絕似王寵，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致徐獻忠札〉，是王寵的行書風格。美國觀遠山莊藏〈致唐順之札〉，則是王寵的小楷書風。⁴故宮藏《元明書翰第四十九冊·朱曰藩書詩》（圖 1-1、1-2），則是另一種自出己意，瀟灑自然的書風，內容為自作七言詩數首：

亭開初夏柳陰籠，水繞長橋瀉玉虹。
野鶴獨翻炎海外，僊家只在此山中。
隔簾爽氣飛朝雨，入枕泉聲漱晚風。
更愛座深塵不到，（句脫一字）夜清依
借月靈（靈應作瓏）。

〈清明揚州道中憶王端公〉：

江花江草淨春煙，北望空懷乘興船。
水國人家種楊柳，清明士女競秋遷。
〈水樂亭成，詩已落之，得十首之八〉：
客廚未乞龍蛇火，旅食頻催犬馬年。
遙想風流王柱史，西臺銀燭柘枝顛。
風流最愛永和年，四十二賢何處邊。
儂家亦有蘭亭水，洗出鸞羣媚碧天。

〈午日過天隆寺，檢《楞伽》、《遺教》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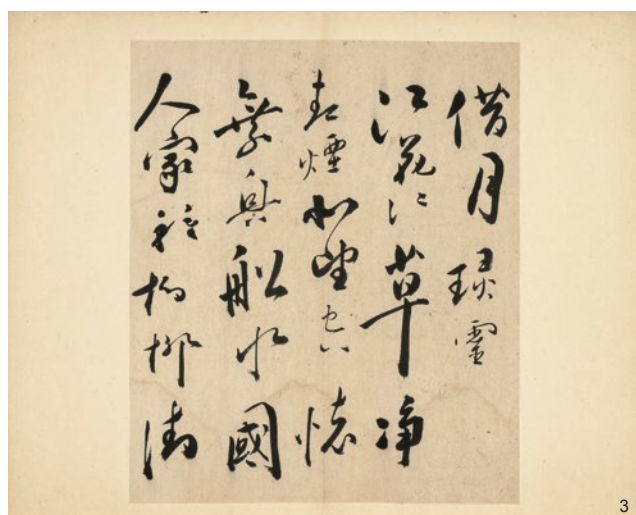
佳辰風雨近山居，雅會空傳長者書。
望裡石渠耽寂寞，意中宮樹轉扶疎。
白頭供奉題瑤帙，朱夏高明想玉除。
最愛淮南好端午，旅人猶自到吾廬。

〈月夜泛舟至范氏東湖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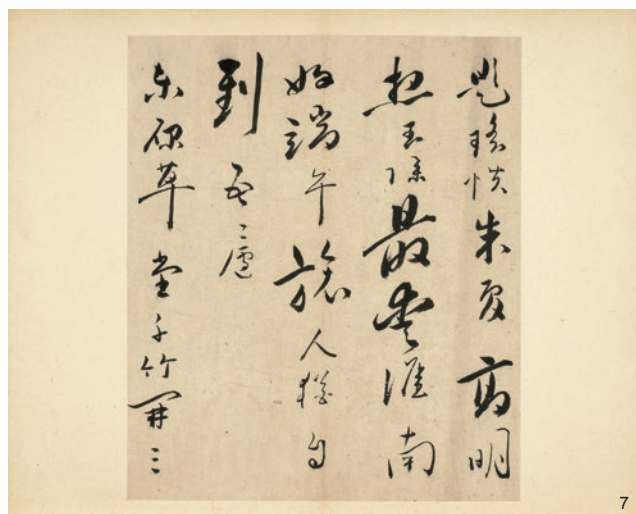
東原草堂千竹開，三道湖波盪月來。
莫向高峯望遠海，人生樂處是蓬萊。
海潮南去過潯陽，牛渚由來險馬當。
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孟夏二十七日行田雜歌三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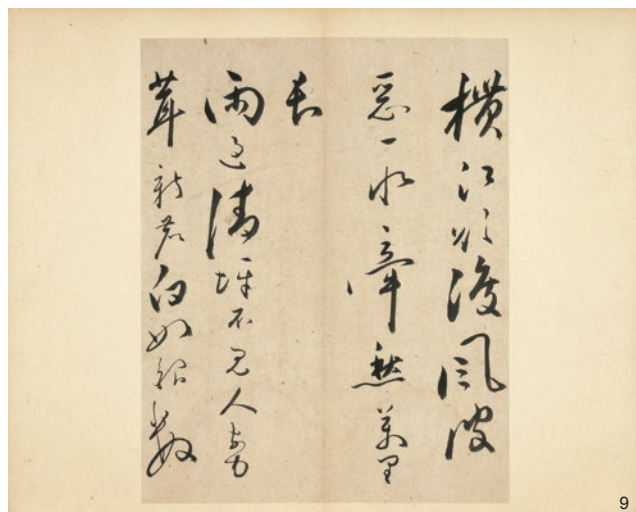
雨過清坪不見人，剪葦新茗白如銀。
數聲鼓笛叢祠近，知是祈年賽水神。
嘉靖乙卯秋日，書於朱干草堂。射陂
朱曰藩。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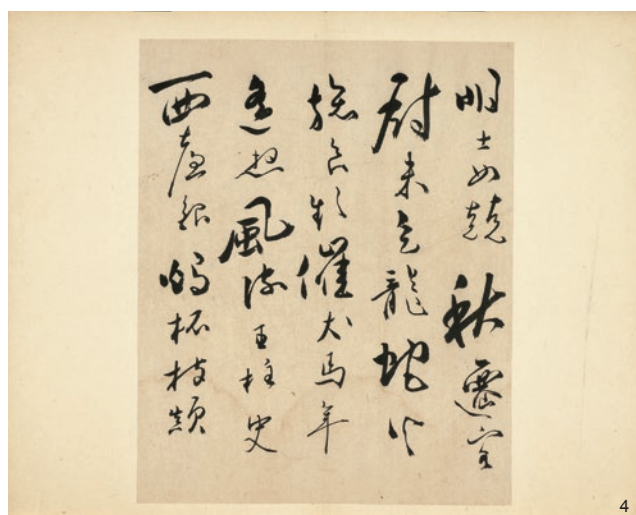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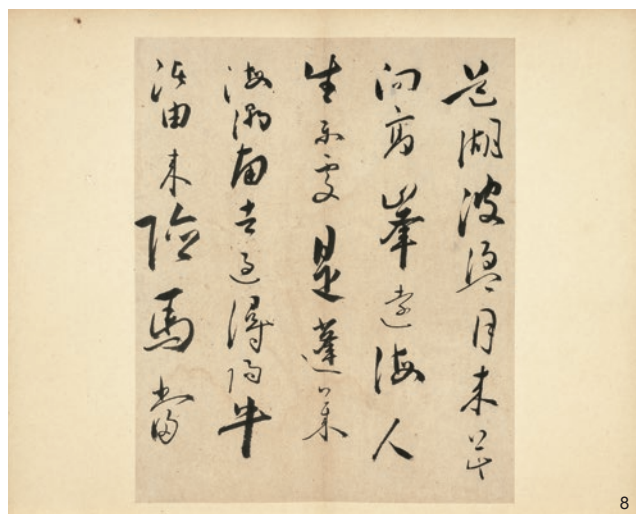
7



9



4



8



10

圖 1-2 明 朱曰藩 七言雜詩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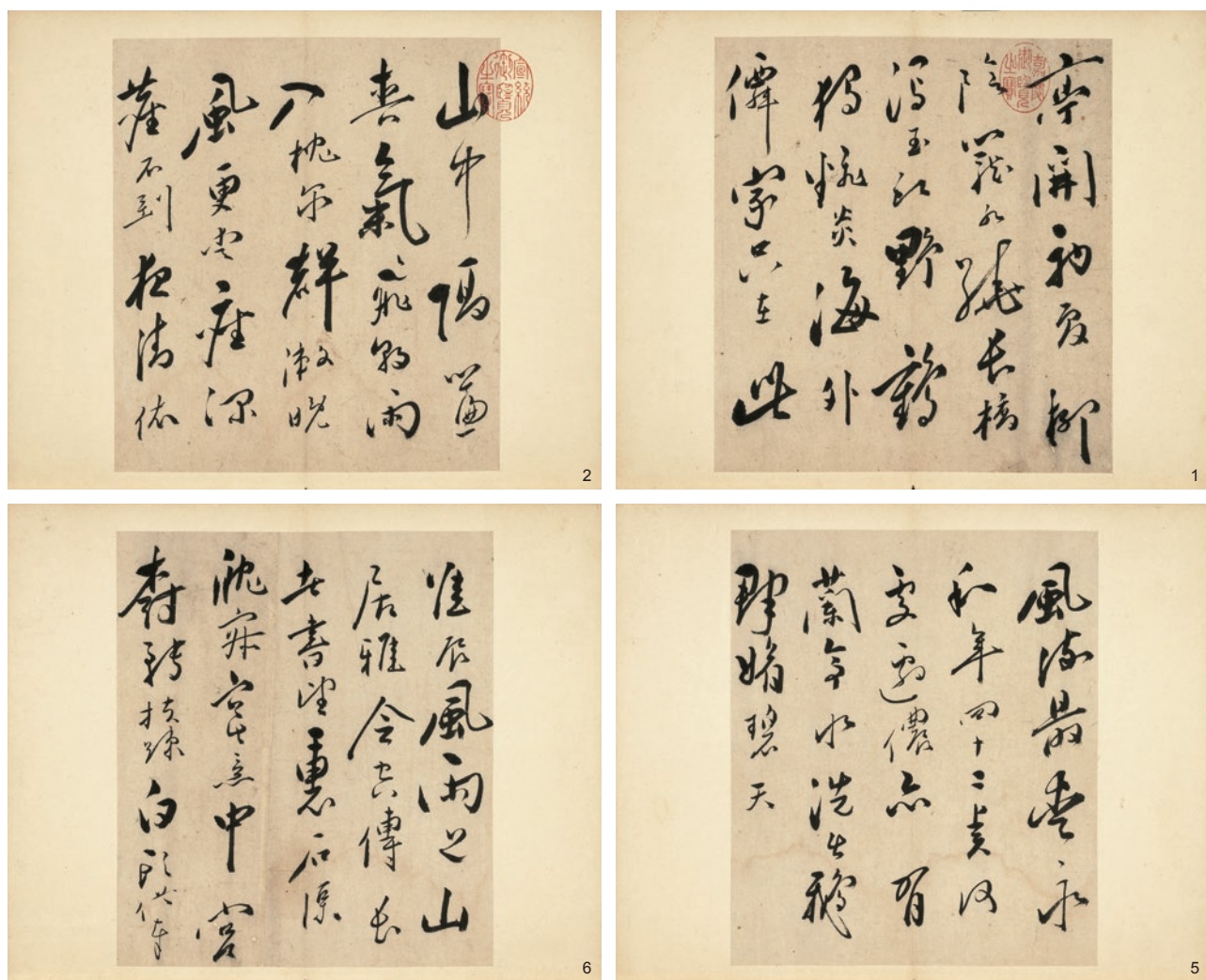


圖 1-1 明 嘉靖 34 年 朱曰藩 七言雜詩 冊 收入《元明書翰第四十九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30

此七言雜詩書寫的時間為嘉靖三十四年（1555），朱曰藩在南京任官。引文中有標詩題的詩文，可見於朱曰藩《山帶閣集》。引文中標有方框的字，書蹟有漏字，依據《山帶閣集》補上。據此可知此《元明書翰第四十九冊·朱曰藩書詩》是錄舊作，詩作時間不一，可將此書蹟定名為朱曰藩〈七言雜詩〉冊。

推崇祝允明書法

王世貞與孫鑛都提到朱曰藩極喜歡祝允明的書法，朱曰藩對祝氏書法的推崇，見〈跋方晦叔書〉云：

兩江此作，沉著痛快，而槩度卓然，可以一洗弊也。吾聞兩江在童子日，以為吳郡枝山祝公所重，授以筆法。國朝書評比，以枝山為第一。斯兩江之派，可知已。⁶

朱曰藩所跋的書家爲方元煥（生卒年不詳），字晦叔，號兩江。山東臨清人。嘉靖十六年（1537）舉人，是地區書法名家。王世貞《藝苑卮言》提到：「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爲雄偉有力，而疏野麤放，署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⁷朱曰藩透過對方元煥書蹟的題跋，表達出對祝允明書法的高度推崇。故宮藏《元明書翰第六十六冊·朱曰藩尺牘》（圖2），可見到祝氏書法的影響，尺牘內文：

友弟朱曰藩頓首。西樓尊先生執事。
都下之別，倏忽踰歲。玄陰肅厲，復

逼殘臘。塞瑾端居，恨恨無聊。懷我故舊，神馳千里。忽拜手教，恍如面談。曷以丹青之期，鞭以驛騶之策。情至詞懇，友義切劇。當於古人中求之。藩之劣，何以得此於執事哉。益思奮刷毛羽，排風而進，無負於知己耳。眷戀之私，幅塞眉鬢。莫可紀述，如何如何。略而不言，迺甚於言也。伏惟神照不宣。十一月廿一日。藩頓首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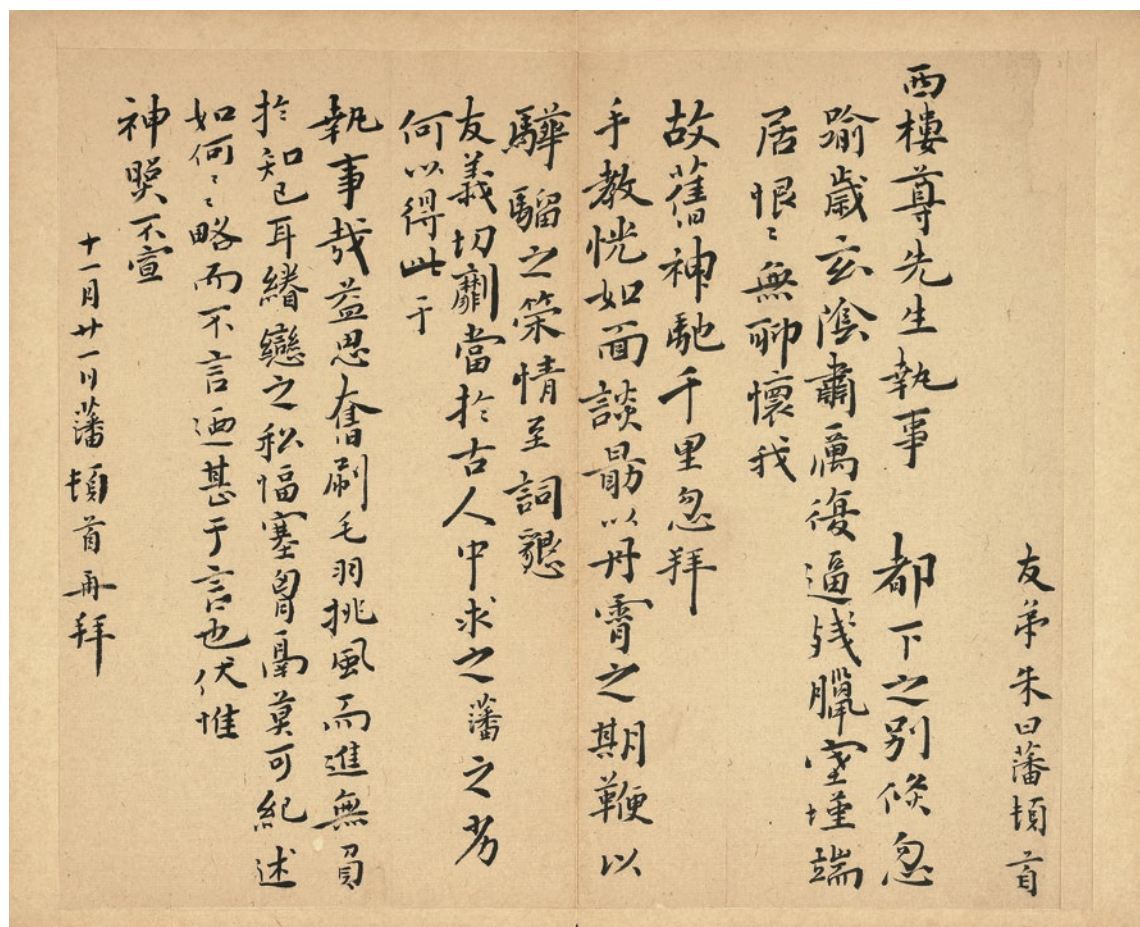


圖2 明 嘉靖 13～22 年 朱曰藩 致王驥尺牘 冊 收入《元明書翰第六十六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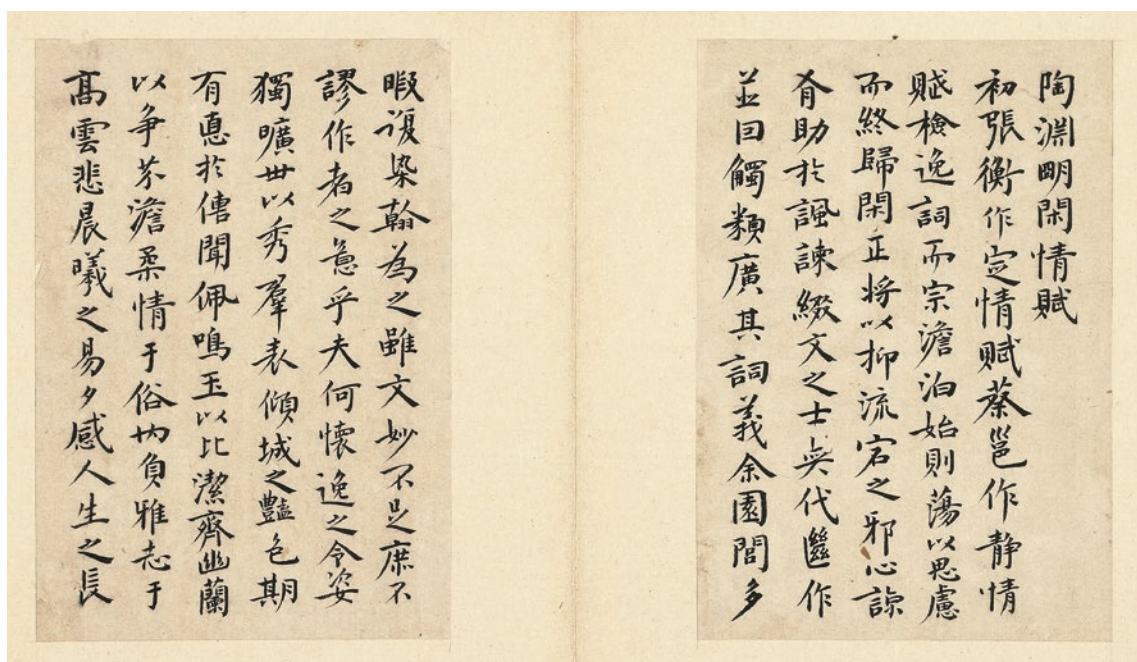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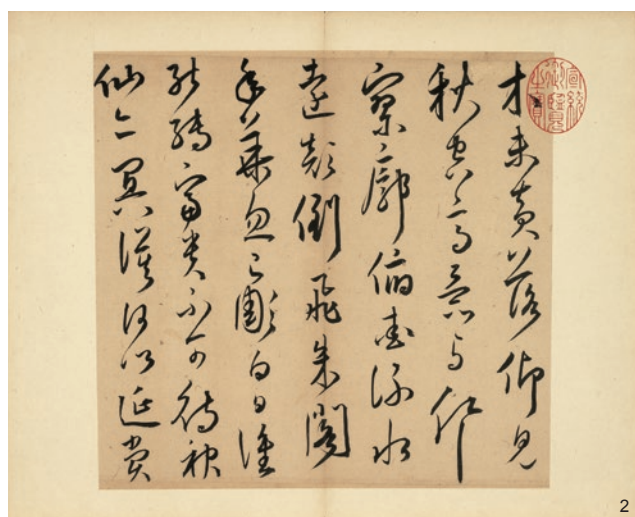


圖3 明 祝允明 書陶淵明閒情賦 冊 收入《元明書翰第二十二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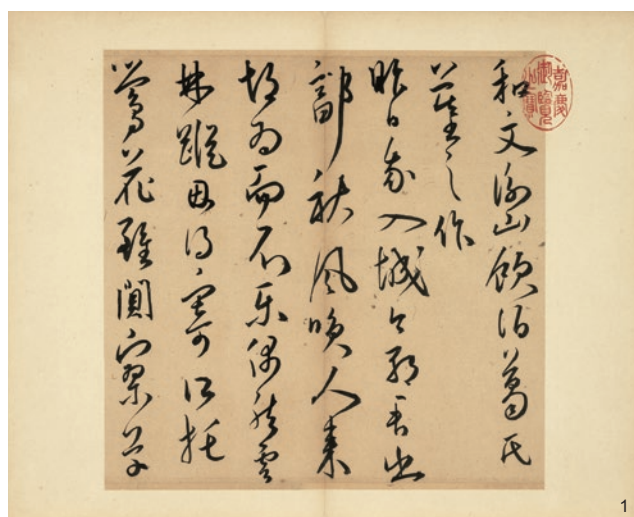
該尺牘的受信人為誰，朱曰藩自稱友弟，這樣的稱謂，有二種意思：一是朋友、二是師長對門生自稱的謙詞。朱曰藩〈張南湖先生詩集序〉云：「先生從王西樓游，早傳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宮某調」，⁸可知是王姓的詞曲家。王磬（約 1470-1530），字鴻漸。江蘇高郵人。明代散曲家。生於富室，好讀書，曾為諸生，嫌拘束而棄之，終身不應舉，縱情于山水詩酒。性好樓居，築樓於高郵城西僻地，因自號「西樓」。所以朱曰藩與王磬應為平輩的朋友。該尺牘為朱曰藩對王磬的回信，早先王磬的尺牘對朱曰藩「勗以丹青之期，鞭以驂騑之策」，朱曰藩感激在心。「丹青」有帝王居處、朝廷、京都等意思，筆者據此臆測，應該是鼓勵朱曰藩繼續考取進士。朱曰藩為嘉靖十一年舉人，第二年要到北京考進士，這時間都在春天，所以稱做「春闈」。尺牘提到在北京見面

離別超過一年，此時又接近臘月，所以該尺牘最早的時間為嘉靖十三年（1534）。朱曰藩為嘉靖二十四年進士，所以前一科進士未考取，所以尺牘最晚時間為嘉靖二十二年（1543）。所以，該《元明書翰第六十六冊·朱曰藩尺牘》可訂為朱曰藩〈致王磬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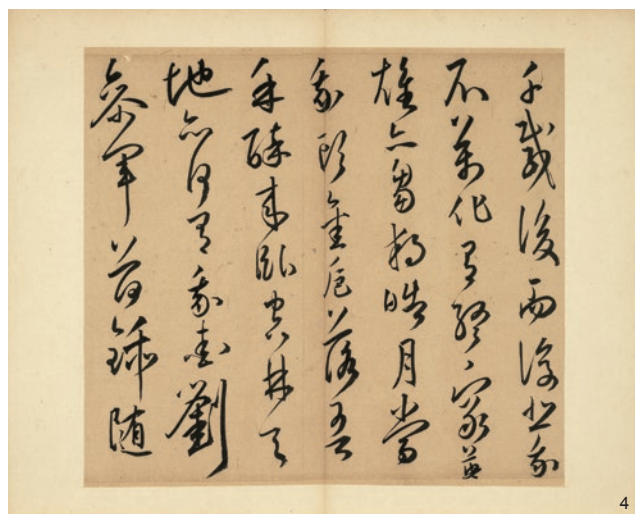
朱曰藩〈致王磬尺牘〉的字形結構，頗似故宮藏《元明書翰第二十二冊·祝允明書陶淵明閒情賦》（圖3）。祝允明〈陶淵明閒情賦〉用筆俐落精緻，融合鍾繇的圓厚與王羲之的清雅。單字結構嚴謹而變化巧思，常出現令人稱奇的異體結構。最突出的部份莫過於撇、捺、長橫與長豎的表現，縱橫屈伸，貫穿於全作並起著統整的效果。⁹朱曰藩在字形營造上，不採取平穩方整的特殊方式，這樣的精神追隨祝允明。然而，朱曰藩畢竟不是書法的專門名家，所以整體的筆力不及於祝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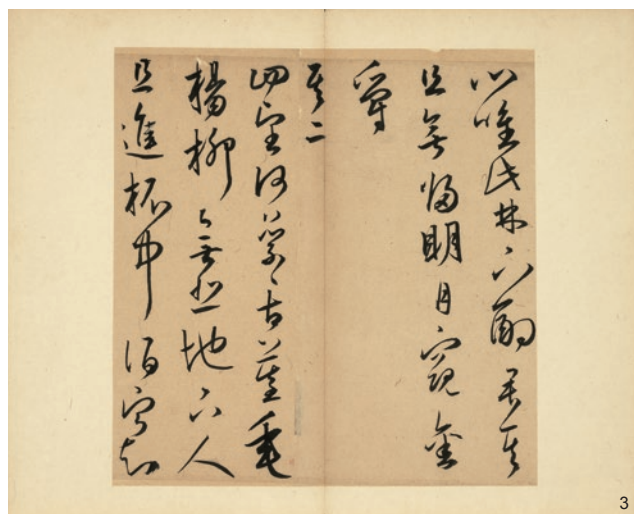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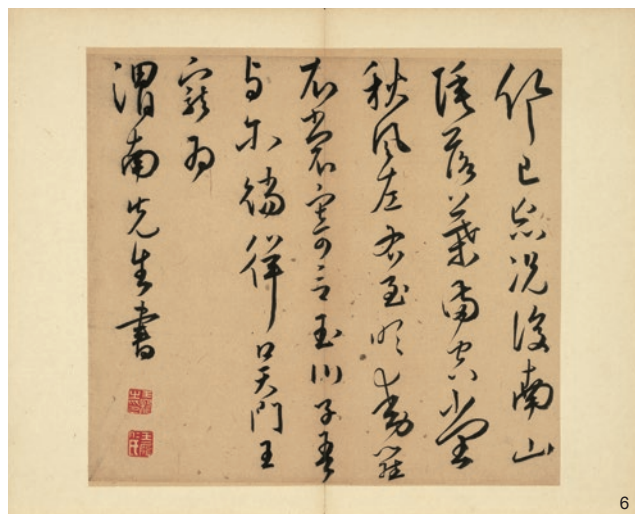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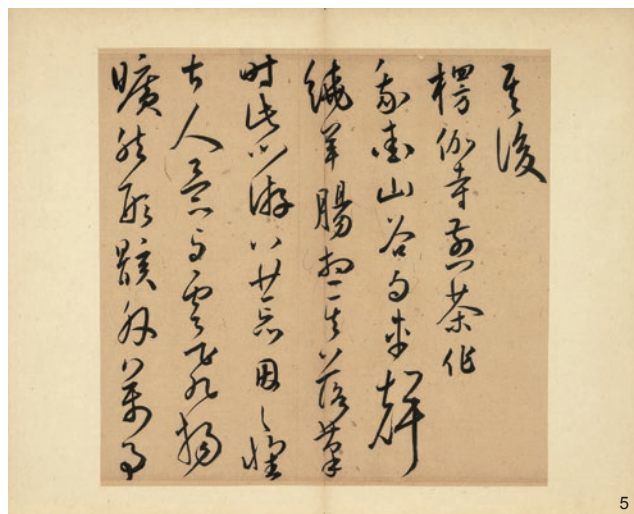
4



3



6



5

圖4 明 嘉靖12年 王寵 贈賀府自書詩 冊 收入《元明書翰第四十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7

和王寵的交誼

祝允明《懷興堂集》與朱曰藩《山帶閣集》，彼此均未有唱和的紀錄，所以朱曰藩推崇祝允明的書法，屬於神交。朱曰藩和王寵則是有實際的交往，二人訂交於嘉靖四年（1525）。王寵一生未中舉人，朱曰藩直到嘉靖十一年才中舉，次年王寵去世。由於二人長年功名不順遂，皆沉酣於漢魏六朝詩文，相得甚歡。¹⁰王寵去世後，朱曰藩懷念的詩文有〈塞外野寺夢亡友履吉〉：「幾年濁世斷相聞，仙馭何緣出塵去。讀盡金剛經一卷，不圖成佛愿逢君。」以及〈同吳門諸友泛舟至雅宜精舍〉：「自我抱茲獨，炯炯三十年。因從酒船去，始拜草堂前。神位千竿竹，心香一縷煙。平生山水過，愁絕伯牙絃。」¹¹

故宮藏《元明書翰第四十三冊·王寵書詩》（圖4），後有朱曰藩題跋，可見對去世的王寵思念之深。王寵書詩的內容為〈和文衡山飲酒葛氏墓之作〉二首與〈楞伽寺煎茶作〉，共三首詩，受贈者為「渭南先生」。「先生」稱謂，當時用於師長或是本地官員，文徵明〈長洲縣重修儒學記〉云：「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菜於先師孔子新宮。」¹²渭南位於陝西，所以是以地望作為對長官的尊稱，可知王寵的自書詩是贈與管轄本地的賀姓知縣。賀府（生卒年不詳），字應壁，陝西渭南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嘉靖十二到十五年（1533-1536），任長洲知縣。王寵恰卒於嘉靖十二年，這為此書跡的時間。所以，《元明書翰第四十三冊·王寵書詩》可定名為王寵〈贈賀府自書詩〉。

王寵〈贈賀府自書詩〉（圖5）後有朱曰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題跋：

夜夢同文子休承，在石湖草堂，見雅宜王兄，風容如昔，而清辯綺燦。且誦杜子詩云：司徒天寶末，北收晉楊甲。□來攻吾城，愁寂意不愜。因口占紀之。夢中得五句，覺而續以三句成詩。時甲寅四月廿六日也。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誰知黃叔度，猶是泰之師。娟娟娜如山，（雅宜山舊名娜如）皇皇縉雲司。文同何日遇，為我證相思。是歲五月晦日，八寶朱曰藩附錄。

提到夢中和文嘉（1501-1583）一起在王寵的石湖草堂，王寵吟誦唐代詩人杜甫（712-770）〈八哀詩·故司徒李公光弼〉。朱曰藩夢中得詩五句，醒來後，續補三句而成五言律詩。詩的前半段，將王寵比作西漢初期的文學家賈誼（200BC-168BC），而在生活的貧窮與道德上比喻成東漢的黃憲（109-156），而黃憲在當時被比喻成春秋時期的顏淵（521BC-481BC）。詩的後段，王寵自號雅宜山人，其原因為所居之地為雅宜山。朱曰藩詩句中用到縉雲司典故是比喻自己，縉雲司是掌管軍隊調動和武官選拔的機構，朱曰藩此時任職南京兵部郎中。最後在藝術上，朱曰藩將王寵比喻成北宋的文同（1018-1079），希望有見面的機會，但這是不可能了。

和文氏家族的交誼

前文提到朱曰藩夢到和文嘉在王寵的石湖草堂相聚，推測王寵在世時，朱曰藩已認識文嘉。文嘉之兄文彭（1498-1573）曾收藏南宋趙孟堅（1199-1264）所畫的蘭花圖，請朱曰藩題跋。¹³朱曰藩也認識文彭、文嘉之父文徵明（1470-1559），有〈和衡山太史春日石湖臨泛之作〉、〈夜讌玉磬山房有作呈衡山太史〉，後一首：「懷役不忍發，山房兩樹桐。中宵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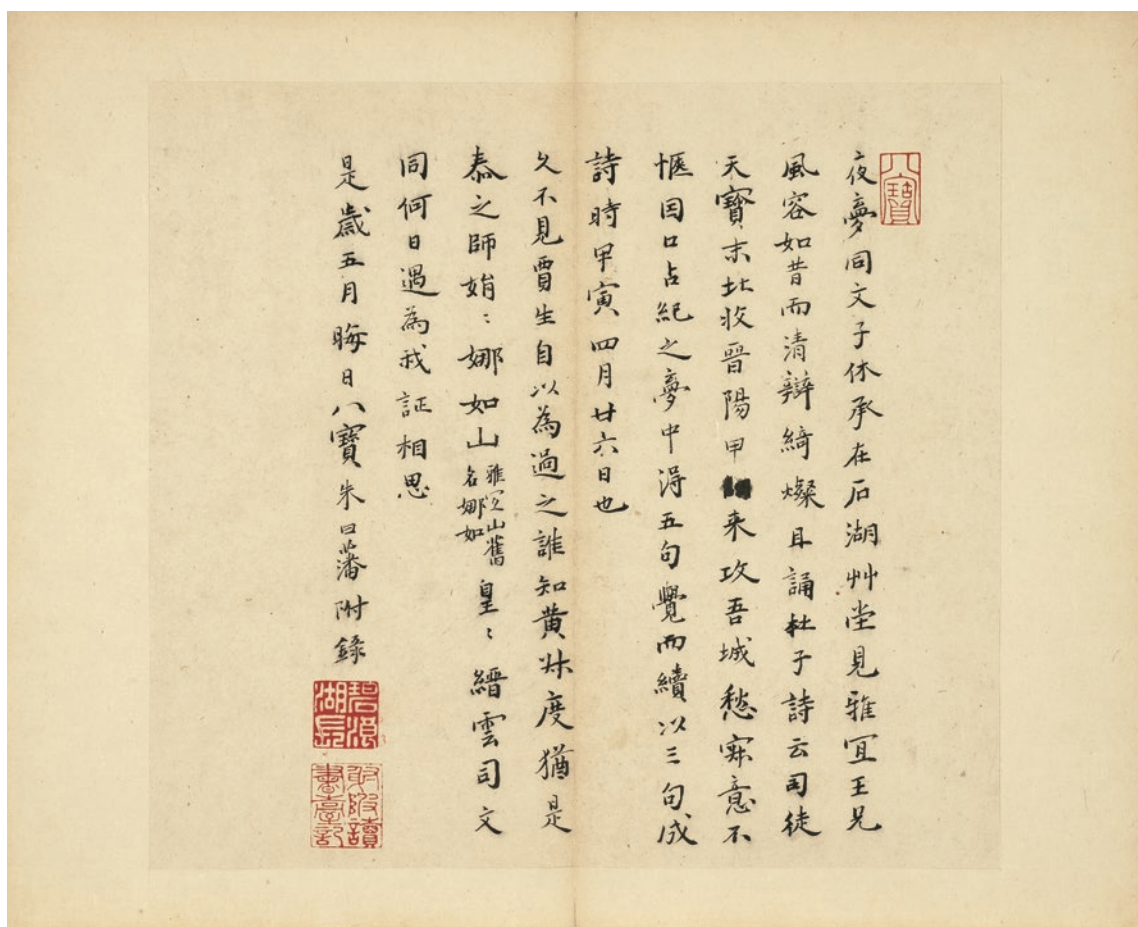


圖5 明 嘉靖33年 朱曰藩 題跋王寵贈賀府自書詩 冊 收入《元明書翰第四十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7

席，四顧謔羣雄。但覺觴來盡。寧知鬢已蓬。伯通門廡下，潦倒愧梁鴻。」¹⁴「玉磬山房」位於停雲館的東側，築於嘉靖六年（1527），是文徵明讀書創作的書房，庭院裏栽種了兩株梧桐。「伯通門廡下，潦倒愧梁鴻」引用典故，東漢梁鴻（約26-?）與其妻孟光至蘇州，依附富豪皋伯通，居廡下，給人雇工舂米。皋伯通看孟光對梁鴻異常敬重，認為非一般人。就不讓梁鴻做雜事，專心著述。朱曰藩感嘆自己寄人籬下，學問未成。

除了文氏父子之外，朱曰藩亦認識文徵明

姪子文伯仁。朱曰藩和文伯仁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有互動的紀錄。前文提到朱曰藩任官浙江烏程縣令時，與湖州有「峴山逸老社」互動頻繁，其中致仕工部尚書劉麟的壽慶，朱曰藩賦〈神樓曲〉、文伯仁繪〈神樓圖〉，在三吳地區傳為美談。約自嘉靖三十四年起，蘇州受到倭寇攻擊，文伯仁舉家避走南京，寓居於攝山白鹿泉菴附近。攝山在江蘇江寧縣東北，一名棲霞山，故宮藏文伯仁〈攝山白鹿泉庵圖〉可為明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文伯仁才回到蘇州。朱曰藩在南京任官十年，其中的

嘉靖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556-1557），因為朝廷打考績而需要進京，以及避倭寇而住在江蘇北部的淮陰之外，其他時間皆在南京活動。¹⁵

朱曰藩有〈人日草堂詩〉五首，並有引，提到遠在四川的楊慎寄自畫像給在南京的朱曰藩。楊慎因嘉靖三年（1524）的「大禮議」事件被貶到雲南三十年以上，直到去世，但是楊慎偶爾會在家鄉四川活動。前文提到「峴山逸老社」的顧應祥，原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嘉靖十二年（1533）因故革職，直到嘉靖二十七年復除雲南巡撫。此時的烏程縣令朱曰藩透過顧應祥致函楊慎，之後有詩文書信往來，朱曰藩也因為楊慎的稱譽而馳名詩壇。¹⁶嘉靖三十八年的正月初七，朱曰藩邀請金大興（?-1559）、何良俊（1506-1573）、文伯仁、黃姬水（1509-1574）、郭第（生卒年不詳）、盛時泰（1529-1578）、顧應祥等人到齋中瞻仰楊慎畫像，品茗茗茶。文伯仁提議：「今日之會奇矣，予當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二

日後，圖成。又二日，與會者詩成。朱曰藩於是作〈人日草堂詩引〉，將詩畫卷寄予楊慎。楊慎在同年六月於雲南去世，朱曰藩知此消息後，認為此詩畫卷寄到雲南，楊慎已見不到了。¹⁷從這事件來看，朱曰藩和文伯仁在南京的交往緊密。

朱曰藩在南京擔任五品六部郎中官年資已滿，按例升遷，也在嘉靖三十八年擢升四品九江知府，文伯仁繪製《潯陽十四景圖》冊以為贈別。文伯仁一生未到江西，《潯陽十四景圖》冊的山水勝景如何選取。推測一是朱曰藩曾任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郎中，對江西已有認識，提供訊息給文伯仁。二是文伯仁在南京時，曾參與考訂《攝山棲霞寺志》。這種參與地方志的經驗，文伯仁或有參考《九江府志》，傳世最早的《九江府志》是知府馮曾（生卒年不詳）於嘉靖六年（1527）所主修。

《潯陽十四景圖》冊取名來自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這十四警有〈落星渚〉、〈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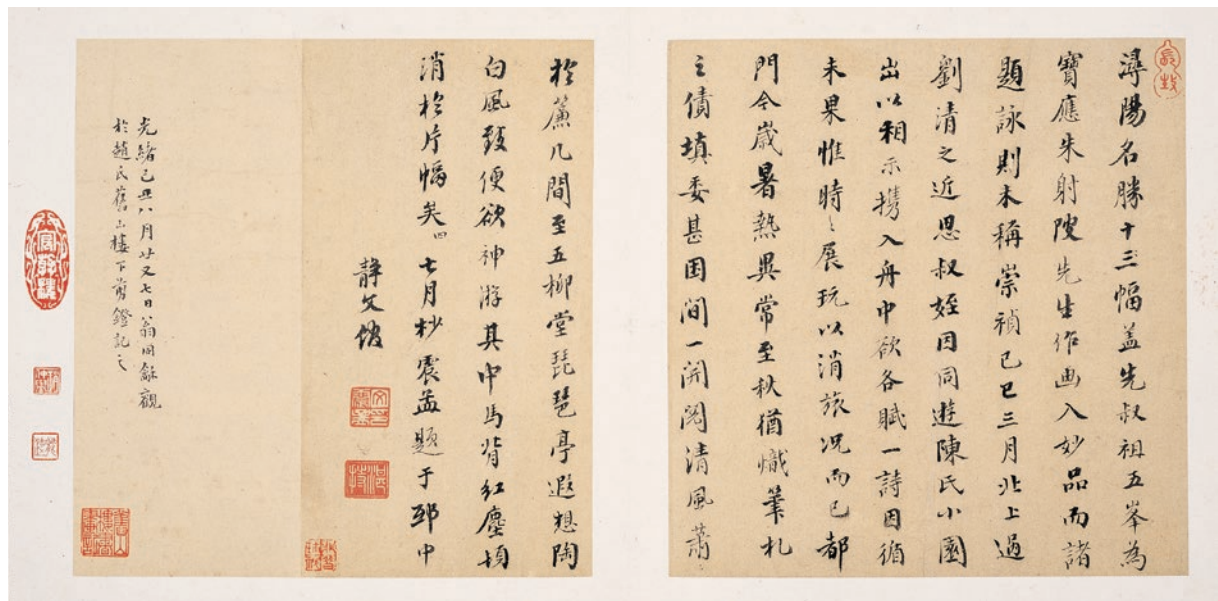


圖6 明 崇禎2年 文震孟 題跋潯陽十四景圖 冊 臺北私人藏 取自蔡宜璇編，《悅目：中國晚期書畫·圖版篇》（臺北：石頭出版社，2001），頁103。

琵琶亭)、〈庾樓〉、〈五柳館〉、〈翻經臺〉、〈天池寺〉、〈虎谿〉、〈康王谷〉、〈九疊樓〉、〈大孤山〉、〈石鐘山〉、〈宮亭湖〉、〈廬山草堂〉、〈東林〉等景點。圖冊設計上為詩畫合璧冊，然而其中九開有對題，另外五開空白待題。從這些對題的內容主要是呼應勝景，辨識不出受贈者為誰，所幸有文震孟（1574-1636）在崇禎二年（1629）的題跋云：「潯陽名勝十四幅，蓋先叔祖五峰為寶應朱射陂先生作。畫入妙品，而諸

題詠則未稱。」才知道受贈者為朱曰藩（圖6）。

《潯陽十四景圖》冊的對題部分，有和朱曰藩同時的人物：第二開〈琵琶亭〉有金大輿對題、第三開〈庾樓〉有黃姬水對題、第四開〈五柳館〉有顧應祥對題、第六開〈天池寺〉有王子卿對題、第十二開〈宮亭湖〉有黃姬水對題、第十三開〈廬山草堂〉有顧履祥（生卒年不詳）對題、第十四開〈東林〉有文伯仁對題（圖7-1～7-3）。¹⁸除顧履祥、王子卿外，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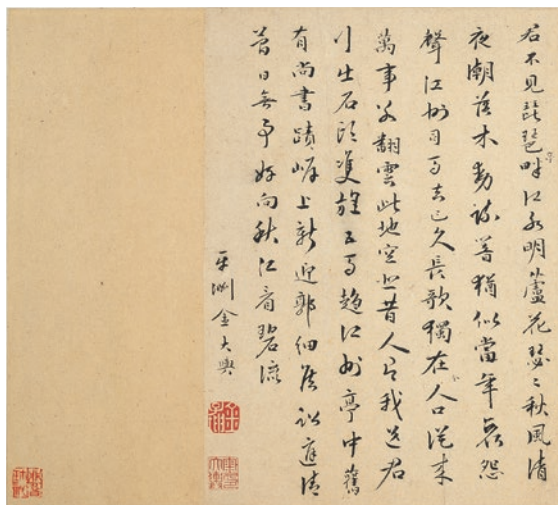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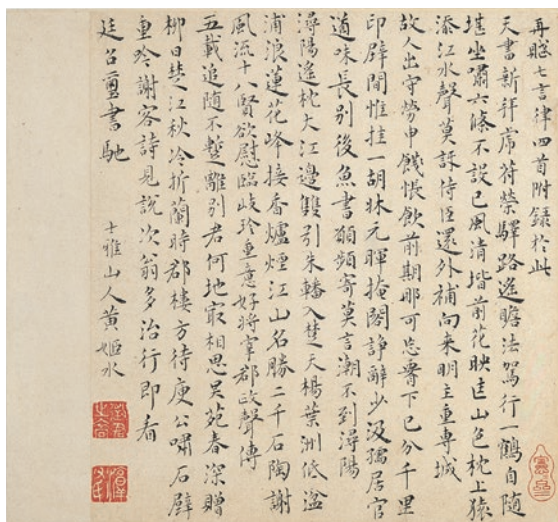


圖 7-1 明 嘉靖 38 年 朱曰藩 南京諸友人題跋潯陽十四景圖 冊 臺北私人藏 取自蔡宜璇編，《悅目：中國晚期書畫·圖版篇》，頁 96-102。



圖 7-2 明 朱曰藩 南京諸友人題跋溥陽十四景圖 冊



圖 7-3 明 朱曰藩 南京諸友人題跋潯陽十四景圖 冊

興、黃姬水、顧應祥皆是嘉靖三十八年在南京朱曰藩家中參加瞻仰楊慎畫像茶會的人士。顧履祥與顧應祥無血緣關係，顧履祥為江蘇崑山人，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1473-1540）四子；顧應祥為蘇州人。王子卿（1510-1567），字元案，號箕泉。浙江仁和人。太學生出身，嘉靖十三年舉人。對題《潯陽十四景圖》冊時，任六品南京大理寺寺正。¹⁹ 圖冊中的

〈庾樓〉、〈五柳館〉、〈翻經臺〉、〈天池寺〉、〈虎谿〉、〈東林〉等六處景點，和東晉庾亮（289-340）、陶淵明（365-427）、慧遠（334-416）的典故有關。〈琵琶亭〉、〈九疊樓〉、〈廬山草堂〉這三處景點，則和唐代白居易、王勃（650-677）的典故有關，由於朱曰藩推崇六朝和初唐文學，所以文伯仁的選景多與六朝和唐代為主。²⁰

小結

透過朱曰藩與吳門書畫家交往的研究，得知朱曰藩在書法上推崇祝允明與王寵外，朱曰藩並有與祝、王二位相近的書跡傳世，故宮藏的朱曰藩〈致王聲尺牘〉可見到祝允明的鍾、王小楷之影響。朱曰藩傳世書跡甚少，所幸故宮藏〈七言雜詩〉冊有年款，知是朱曰藩晚年自家面貌。朱曰藩在早年和王寵與文徵明父子就有交往，特別是對王寵的交誼直至終生，故

宮藏王寵〈自書詩贈賀府〉冊之後的朱曰藩題跋，可知在王寵去世後二十年，朱曰藩仍深感懷念。朱曰藩和文徵明姪子文伯仁的交往，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時間。臺北私人藏文伯仁《潯陽十四景圖》冊，繪製於南京，作為朱曰藩升任江西九江知府的贈別禮。由於朱曰藩歷來被視為詩人，對其書法甚少關注，藉此研究來對故宮藏朱曰藩的書法做一整理，亦可見吳門書家在江南的影響。

作者為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註釋：

1. 陳斌，〈廣陵詩人朱曰藩文學交遊考述〉，《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3期，頁47-53。
2.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冊1285，卷154，〈說部〉，頁346。
3. (明)孫鑣，〈書畫跋跋〉，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冊835，卷1，〈墨蹟〉，頁100。
4. 薛龍春，〈雅宜山色：王寵的人生與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頁231-233。
5.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冊110，卷1、卷3、卷6，〈集部〉，頁89、96、108-109。
6.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卷33，頁273。
7.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54，〈說部〉，頁346-347。
8.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卷28，頁235。
9. 何炎泉，〈毫端萬象：祝允明書法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10、194-205。
10. 陳斌，〈廣陵詩人朱曰藩文學交遊考述〉，頁47-48。
11.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卷11、卷16，頁129、146。
12. (明)文徵明，〈甫田集〉，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冊1310，卷19，頁234-235。
13.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卷33，〈跋趙彝齋寫蘭〉，頁274。
14.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卷5、卷16，頁103、145。
15. 陳斌，〈廣陵詩人朱曰藩文學交遊考述〉，頁49。
16. 陳斌，〈廣陵詩人朱曰藩文學交遊考述〉，頁50-53。
17.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冊96，丁集，第7，頁314。
18. 另二開：第七開〈虎谿〉與第八開〈康王谷〉的對題，為清初湯右曾（1656-1721）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所題，此時的湯右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收入蔡宜璇編，〈悅目：中國晚期書畫·圖版篇〉（臺北：石頭出版社，2001），頁99。
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0.15916083912308454>（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3日）。
20. 張瀚心，〈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圖冊〉研究：南京意象之形塑〉（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頁66-67、88、169-170。關於景點與典故的詳細描述，見傅立萃、蔡宜璇，〈潯陽十四景圖冊〉解說，收入蔡宜璇編，〈悅目：中國晚期書畫·解說篇〉，頁31。